

酆道元

陈桥驿
著

lidaoyuanlidaoyuanlida
lidaoyuanlidaoy



花山文艺出版社

REN YU ZI ZHAN LU XING JIA LI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

郦道元

陈桥驿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酆道元/陈桥驿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

ISBN 7-80611-814-4

I. 酆… II. 陈… III. 酆道元 (466? ~527) - 生平事迹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9940 号

酆道元

陈桥驿 著

责任编辑: 梁东方

装帧设计: 王延强

美术编辑: 李文章

责任校对: 李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69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0.00 元

ISBN 7-80611-814-4/I · 731



一、绪论·····	(1)
1. 郦氏家族·····	(2)
2. 郦道元·····	(10)
3. 《水经》与《水经注》·····	(22)
二、《水经注》与陆地水·····	(35)
1. 河流·····	(36)
2. 伏流与瀑布·····	(41)
3. 湖泊·····	(54)
4. 井、泉、温泉·····	(61)
三、《水经注》与气候·····	(75)
1. 气候与气候区域·····	(76)
2. 灾害天气·····	(81)
四、《水经注》与地貌·····	(87)
1. 黄土地貌·····	(88)
2. 沙漠地貌·····	(90)
3. 高山丘陵地貌·····	(92)
4. 峡谷地貌·····	(99)
5. 河口海岸地貌·····	(104)
五、《水经注》与生物·····	(112)

· 酈道元 ·

1. 植物及其分布	(113)
2. 动物及其分布	(125)
六、《水经注》记载的黄河	(136)
七、《水经注》记载的长江	(148)
八、《水经注》记载的其他河流	(158)
1. 淮河	(159)
2. 海河	(164)
3. 珠江	(169)
4. 钱塘江	(174)
九、酈道元的自然之爱	(181)
1. 对祖国河山的生动描述	(181)
2. 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	(193)
十、结语	(201)
1. 热爱自然、热爱祖国	(202)
2. 学习酈道元,深入自然研究	(206)
后记	(215)

一、绪 论

这一篇的主要任务是让读者了解四个主题,即酈氏家族、酈道元、《水经》和《水经注》。《水经》和《水经注》是两种古代文献,虽然其间有不少复杂的掌故,但两种文献至今都仍然存在,它们的问题是可以说得清楚的。酈氏家族是在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中的一个不同凡响的家族,酈道元是这个家族中最后一位彪炳史册的成员。他们当然都是历史人物,介绍历史人物,有的比较容易,有的相当困难。有的人物有大量历代流传的记载,有许多后人的评论,介绍这样历史人物,至少是有据可查;另一类人物历史上记载甚少,后人也鲜有评论,介绍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必须多方查索资料。酈氏家族和酈道元属于后者。由于酈道元是《水经注》这部历史名著的作者。不把这位人物了解清楚,对《水经注》的研究就无法深入。为此,开宗明义,我想利用我国著名

学者胡适的研究成果,把他所查索排列的酈氏家族世系,抄录如下^①。这个世系表,涉及酈道元及其兄弟、父亲、叔伯、祖父和曾祖父,虽然其中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问题,但应该说已经相当完整了。

酈氏家族世系

酈绍一酈嵩一		道元(善长),孝昌三年(527)死。
		道□
	酈范一	道□
		道慎(善季),正光五年(524)死,年三十六 ^② 。
		道约(善礼),武定七年(549)死,年六十三。
	酈神虎	
	酈夔一恽(幼和),武泰元年(528)死,年三十六。	
	酈神期	
	酈显度	

1. 酈氏家族

清乾隆间修纂《四库全书》,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指的是从《史记》、《汉书》以下到《明史》的二十四部历代史书。“正史”在我国历史上是权威的史书。“正史”记载人物,按《史记》开创的体例,最主要的是记载帝王的“本纪”(纪)和帝王以外的其他人物的“列传”(传)。历朝帝王是必然有“纪”的,但历朝人物就不一定能入“传”。能在“正史”之传的,除了后妃和王子以外,不管好歹,总得是名人。历代修纂“正史”的史官,常把入传的名人进行分类。因此,列传中

有诸如《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以及《酷吏传》、《佞幸传》等等之类，各史并不一致。对于后世来说，评论前代人物，“正史”就是权威的依据。人们常常用“名不见经传”一语衡量人物的知名度。“经传”，原意是《春秋》及其外传（《左传》、《谷梁》、《公羊》），“经传”记及的都是先秦人物，为数甚少，后世无非以此作个譬喻，其实是指的“正史”人物传。“正史”有传的人物，不论史传对他的褒贬如何，其人可称名人，大概是无疑的了。

现在看看郗氏家族世系中这些列名的人物，他们入传于“正史”的情况，涉及郗氏家族的“正史”是《魏书》和《北史》，后者的修纂较前者晚一百多年，前者入传的人物，后者大概也都入传，当然，两史的评论是并不相同的。郗氏家族入传于两史的，首先就是郗道元的父亲郗范。郗氏家族入传的，除《魏书》另立《郗道元传》外，其余成员，两史都附在《郗范传》之下，构成一个家族的传记组，而郗范和郗道元是这个传记组的核心，占了最长的篇幅。《魏书·郗范传》有 1059 字，《郗道元传》有 309 字；《北史·郗范传》有 290 字，《郗道元传》有 612 字。此外是《郗道慎传》和《郗道约传》，都不到 100 字。其他郗氏家族入传的还有郗范弟郗神虎，神虎弟郗显度。与郗道元同辈的郗氏家族则有郗夔子郗恹。前面世系表中没有列名的郗道元的下一辈家族成员，入传的还有郗中、郗怀则二人。郗道元的祖父郗嵩和曾祖父郗绍均未入传，但都在《郗范传》中提及，郗道元的叔叔郗夔，则在其子《郗恹传》中提及，此外在《郗道元传》中还提及其子郗孝友。以上是这个家族传记组中列名的十三个郗氏家族成员，按《魏书》和《北史》，记载都是清楚的。惟一存在的问题是《魏书》称：“神虎弟夔子恹，字幼和”，而《北史》则说：“范弟道峻子恹，字幼和。”这一条记载附于《郗道元传》下，所以第一字“范”当是衍文，可以勿论。此外，两史提及的郗幼和，《魏书》名“恹”而《北史》名“恹”，“恹”、“恹”形近，其中必有一个误字，也属无法查

证。但问题在于《魏书》酈幼和是酈夔之子，而《北史》酈幼和则是酈道峻之子，历来对此曾有争论。酈道峻是《北史》提到的一个不属于上述十三位家族成员的名氏。胡适考证的世系表中，列有酈范的儿子五人，其中二人名氏不详，却并未有道峻之名。这是因为《魏书·酈范传》中有“范五子”一语，并未言及道峻。胡适的世系表，除了酈恽一名从《北史》外，此外显然是根据《魏书》的。但清赵一清却认为酈道元在阴槃驿亭受害时与他一起罹难的即是其弟酈道峻。按《北史》对此事的记载是：“道元与其弟道□二子俱被害。”此处缺了一字，赵一清《水经注释》卷首抄录了《北史·酈道元传》，并说：“按史文缺一字，从《魏书》及本史参验，当是道峻。”赵一清的说法，从来只有胡适提出反对意见。胡适在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稿本的最后状态》^③一文中说：“东潜误信‘道峻’是与道元同遇难之弟，所以生出了许多无谓的纠纷，越缠越深了。他若继续追求他后来的一点怀疑，他就可以承认，道峻必是夔字的误拆。酈夔是酈范之弟，道元之叔，而酈恽是酈夔之子，此中就毫无困难的问题了。”不过胡适的批评意见，看来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北史·酈道元传》在酈氏家族诸传中，字数远远超其他成员，是一篇核心传记。他的两个弟弟：道慎和道约的传记，都附在道元的传记之下。《酈道约传》以后附有《酈恽传》，前面已经指出，《酈恽传》所说：“范弟道峻子恽”，此“范”字是衍字，“道”字一辈的人，决不会是酈范的兄弟。因此，酈道峻很可能就是酈道元的四个弟弟之一。由于酈道慎和酈道约的事迹在两史确然可考，则在阴槃驿亭与其兄同时蒙难的，大概就是酈道峻。

从上述《魏书》和《北史》这两部“正史”中留下的酈氏家族的传记来看，这个家族的主要情况是：第一，这个家族长期服官于鲜卑族政府。酈道元的曾祖父酈绍原来在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396—403）任濮阳太守，当拓跋鲜卑进军南下之时，他“以郡迎降，授兖州监军”。酈道元的祖父酈嵩，曾在拓跋鲜卑的北魏任天水太守。而

到了其父酈范,在北魏任给事东宫,以后不断加官晋爵,从男爵、子爵、侯爵,直到“除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④他是酈氏家族在北魏登峰造极的人物。除他以外,从传记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在拓跋鲜卑的王朝中担任大小不同的官职。且不说酈道元,他的弟弟如酈道慎,虽然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但却有许多封号和官职如辅国将军、骁骑将军等,并任官正平太守。另一个弟弟酈道约,曾有冠军将军的封号,并任东莱太守和鲁郡太守。酈道元的堂兄弟酈恽,曾有征虏将军的封号,并任安州刺史。酈道元的叔叔酈神虎、酈神期,以及他的子侄一辈,也都有封号和官职。

第二,从传记记及的家族成员来看,他们虽然先后服官于两个文化不高的鲜卑部落所建的王朝中,但酈氏家族本身却是书香门第。酈道元的学术文章留待以后再说,传记涉及的其他成员如酈道慎:“涉历史传,有干略。”酈道约:“颇爱琴书。”酈恽:“好学,有文才,……所作文章,颇行于世,撰慕容氏书,不成。”酈恽没有撰成的《慕容氏书》,或许就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的史书,可惜没有写成。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酈氏家族的所以能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中获得重视和建立功业,这与他们的文化素质是分不开的。

从以上酈氏家族在“正史”传记中分析得出的他们家族的这两个特点,其影响不仅关系到酈氏一个家族,而且更关系到东晋和南北朝的整个时代。从第一点看,酈氏家族中的早期成员,在公元四世纪末,即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就已入仕北廷。说明他们属于我在《酈道元评传》^⑤一书中论述“地理大交流”时代留恋故土,宁愿冒恶劣的处境而安土重迁的北方汉人家族。永嘉之乱引起北方汉人南迁的规模十分巨大,谭其骧在其《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⑥一文中作过估计,从西晋末年到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五百四十五万之六分之一。”这个时

期就是我在《郦道元生平考》^⑦一文中所指出的“地理大交流”时期。大群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相继进入华北和中原，他们放弃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⑧的游牧生活，而定居到这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同样，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汉族，也就被迫大批南迁，放弃了他们世代定居的这片坦荡肥沃的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从战祸蔓延，人民流离的这种现象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混乱时代；但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这种结果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繁荣时代。

一大批汉族迁移到南方，其中包括许多有据可查的官宦和望族，他们迁移时挟带了大量资财，而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全国最卓越的文化优势。他们与公元前二世纪末期秦始皇的大军戡平江南时随之而来的第一批汉族，即所谓“天下有罪适吏民”^⑨大不相同，这第一批北方来客，使孟子所说的“南蛮舛舌”^⑩获得了彻底的改造。而在北方的这些安土重迁者们，前面已经指出，他们必须“冒恶劣的处境”。这是因为他们与南迁的汉族不同，南迁者虽然不免颠沛，但他们是征服者；留恋故土者虽然仍在故土，但他们是被征服者。他们的财产，当那批草原夷狄入侵时，或许已被洗劫一空，但他们的家族所有的汉族文化素质，却不是入侵者能够掠夺的。而且一旦在入侵初期的战乱中安静下来以后，这些长期习惯于在马背上随着水草而奔波的北方佬，立即发现原来定居在这里的汉族的优越文化，确实为他们所无法比拟。现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当然比他们原来的“韦鞬裘幕，羶肉酪浆”^⑪要安定和丰富得不可计量，但要想在这个地区长居久安，他们之中的具有远见的领导首先发现，再要像在草原上那样地放荡不羁，是完全不能适应安居的农业社会的。他们必须向当地汉族学习，吸取汉族文化以巩固他们自己。北魏在公元五世纪前期，已经进入了“秋谷悬黄，麻菽布

野”^[42]的农业社会,而当时民间仍然保存着不少从草原带来的风俗习惯。如《通鉴》所记,就在世祖拓跋焘时代,民间的祭祀习惯“犹循其旧俗,所祀朝神甚众”。^[43]于是,当时已为北魏所信赖的汉人崔浩奏请:“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魏主从之。”^[44]这个例子,说明了北魏从胡俗向汉俗转化的过程。到了五世纪后期,据《魏书·高祖纪》所载,太和十一年(487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非雅者除之”,显然,这里的“非雅”,是乐章中从草原带来的鲜卑成分。当时,引导鲜卑全面、彻底汉化的孝文帝拓跋宏尚未亲政,而汉化的进程实际上已经加速。等到太和十四年他亲政以后,胡人汉化的势头变得如脱缰野马,不可阻挡。在他去世前的不到十年之中,鲜卑族和北魏统治下的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有南朝、北朝之分,在民族上有汉人、胡人之分,但在文化上却已是汉族的一统天下。

拔跋宏亲政以后,力排朝廷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于太和十八年(494)把首都从边疆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移到“处天下之中”^[45]的洛阳。让那些惯于在马背上悠闲岁月的王孙公子们看看这里的正宗汉族文化。就在这一年,他正式下诏:“禁士民胡服”^[46]从《魏书·高祖纪》中记及的关于他的汉化改革,包括废除游牧民族遗留的发辫制,改行汉人当时通行的束发为髻的发式。被服冠冕,也一遵汉制。他又竭力推行汉族尊重的所谓三代成法,开始祭祀尧、舜、禹、周公等汉族人民尊敬的人物,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并命令中书省设孔子像,他亲自带头前往祭拜。有一次南征途中经过鲁城(今曲阜),特地进城祭拜孔子,重修那里的孔子陵墓,更建碑铭,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并选孔子宗子一人,封为崇圣侯,令其奉孔祭祀。这次南征还都以后,就在首都设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又遴选了几位耆老长者,将他们封为国老庶老。同时在国内普求古代遗书,按汉族体制制礼作乐,并按当时汉族通行的标准,

修正度量衡制度。^⑪自从拓跋焘任用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以来,早已卓著成效的北魏汉化,至此业已完成。

在拔跋宏引导胡人汉化的过程中,除了上述“禁士民胡服”以外,接着发生的两件大事是:第一,他在太和十九年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⑫这一条其实就是宣布以汉语为“官语”。也就是说,胡人如不说汉语,就没有任官的资格。第二,他于太和二十年(496)宣布改变祖宗传下来的民族姓氏,把鲜卑语的“拓跋”改为汉语的“元”。从此,拓跋魏就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元魏。改姓换名是一件大事,《左传》昭公十五年曾经记及一个“数典忘祖”的故事。^⑬拓跋宏是学习汉人典籍的,当然不会冒这种大不韪。他是有根据的,诏令上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⑭从此,他自己带头称为元宏,王族中不论辈分大小,封爵高低,他们的名氏均去“拓跋”加“元”。北魏还有另外一些胡姓,也一律议改,据《通鉴》一四〇所记: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尉迟氏改为尉氏,不胜枚举。现在,拓跋鲜卑已经强大,拓跋宏有决心:“经营天下,期于混一。”^⑮受汉族文化熏陶了多年的拓跋王朝,深知要一统天下,除了吸取汉人的文化以外,还有一件重要的大事是要加入汉人的“血统”。这其实是胡人领袖老早就用过的手段,如我在拙作《越王禹后说溯源》^⑯一文中论述的,南蛮馐舌的越王句践,早年明明承认自己是蛮夷之后:“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⑰但在他灭吴迁都,称霸北国之后,却忽然改了口气:“吾自禹之后,承元常之德。”^⑱竟拉扯出被汉人封为第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作为自己的祖宗。而拓跋宏拉扯得比句践更高更远,鲜卑人原来是黄帝之后。好在汉人的上层人士是欢迎蛮夷戎狄

的这种来归的，太史公就是化夷为夏的策划人之一，他在《史记·越世家》中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在《匈奴传》也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为此，拓跋宏把鲜卑说成是黄帝之后，对胡人来说，大大地增加了光彩，而汉人决不会有谁出来反对。就以这一手，说明他已经吃透了汉人的文化。

以上这一大段话，是从酈氏家族说起的，现在又得回到酈氏家族中来。公元五世纪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势如破竹地进入华北，酈道元的曾祖父酈绍以（濮阳）郡迎降，而不过一个世纪，这个所向无敌的骑马民族，就甘心情愿地抛弃他们祖宗的姓氏，接受了全盘汉化。而这种汉化的过程，就是在酈氏家族四代人的眼皮下完成的。回首永嘉之乱的年代，一大批汉人在兵荒马乱中渡过长江。他们把江南的各类南蛮獠舌收容到汉族文化中来，让大批化外之民不再“化外”。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事业，这批随晋室东渡的北方来客当然是有功的。但是与北方相比，他们的事业还不算艰难。因为南蛮獠舌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成为输家，他们尽管强悍不化，负隅顽抗，但是像山越^②那样，最后也只好逃入深山躲藏起来。而这批随晋室而来的北方汉人，他们凭借征服者的优势，却不像秦始皇那样地一味蛮干。武力只能显耀于一时，但文化却具有长远的功能，因此，江南的民族融合事业没有大动干戈，是比较顺利的。但北方的情况就很不相同。秦始皇在当年就斗不过这些在马背上进退快捷的草原人，所以只好花惨重的代价建造一条阻挡他们的所谓万里长城。从两汉到西晋，胡、汉确实在这条以夯土堆叠起来的防御工事两边对峙了四百多年。但胡人最后还是冲破了这条不堪一击的樊篱，而以征服者的优势拥入华北和中原。永嘉之乱以后留在北方的汉人，当一批又一批的各式草原蛮子入侵之时，他们蒙受杀戮、欺压等种种不幸，但是他们忍住气，逆来顺受。而其实，他们也和这批飞扬跋扈，桀骜难驯的草原人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这是被征

服者与征服者的斗争，他们没有权力，没有武装，惟一的手段就是文化。不过一个世纪，这些趾高气扬的草原武士，终于服服帖帖地卸下胡装胡服，改变胡文胡语，甚至抛弃胡姓胡名。汉族的伟大文化几千年来已经被证明所向无敌。公元四至五世纪，是中华民族融合过程中最关键的时代，作为被征服者的北方汉人，在这个时代中建立了民族统一的辉煌事业，书香门第的酈氏家族四代人，是这种伟大事业的杰出代表。从我们的民族史论功行赏，这个家族是功勋卓著的。

2. 酈道元

介绍了酈氏家族以后，现在转入本书的主人翁酈道元。从前面简叙的酈氏家族成员之中，酈范和酈道元，显然是家族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正史对他们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酈范父子都是北魏命官，但他们的遭际却很不相同。酈范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在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年代(416—423)始任给事东宫，是一种侍候太子和教育太子的重要职位。所以他对王室中年轻一代的汉化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接着，太武帝拓跋焘践位，这位北魏历史上的著名国君立刻封其老师以“永宁男”的爵位，这是酈氏家族厕身北魏贵族的开端。从此他继续青云直上，在拓跋焘去世后晋升为子爵，后来又晋升为侯爵，加冠军将军，任青州刺史，回朝任尚书右丞，再次出任青州刺史，加平东将军，晋升为公爵，酈范一生服官五十年，经历五帝，时当北魏盛世，仕途坦荡，自不待言，最后以范阳公的爵位，寿终正寝。^⑨

但酈道元的宦海生涯就很不相同。据现在可以查索的资料，他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入仕，充任一种职位低微的尚书郎。但以后不断升迁，历任太尉掾、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太

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他在刺史任上,由于这个地区在南北朝属蛮夷居住之地,他采用“严猛为政”的策略,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上控而被朝廷免官。但不久又复官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官职。他服官的前期,与他父亲相同,时当孝文帝拓跋宏在位,国势鼎盛,北魏的汉化也在这个时期完成。在这段时期中,他不仅继承其父获得永宁伯的爵位,而且仕途顺利,意气风发。但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三年去世,从此朝政腐败,国势陡落,他因此备历艰辛,而最后受王室暗算,于孝昌三年(527)为萧宝夤所杀害。

酈道元出生于何年?这个问题无法考证。虽然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过研究,也提出过几种说法,例如太和九年(485)^[25]、和平六年(465)、延兴二年(472)^[26]、皇兴三年(469)^[27]等,但这些实际上都没有可靠的依据。留待以下再说。至于他出生于何地,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至少是他的家乡在《水经注》中有明确记载。卷十二《巨马水》经“又东过容城县北”注:

“巨马水又东,酈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迺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爱宅其阴。”

这条记载明白地写出了他的故乡,在巨马水(今拒马河)支流酈亭沟水的一个称为紫渊的湖边,酈氏故居在这个湖泊以南。清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卷六四说:“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为酈道元故居。”所以酈道元故居,也就是酈氏家族的故居,是明确可考的。不过由于酈范宦游四方,故居是否就是酈道元出生地,不能完全肯定。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是酈道元的籍贯,由于籍贯与出生地并非同一概念,所以于事仍然存疑。

在古代文献中,甚至对酈道元的家乡也发生过误会,这种误会始于权威的正史。《魏书·酈范传》说酈范是“范阳涿鹿人”,而《酈道元传》则说“范阳人也”。说明当是“范阳”下省去“涿鹿”县名。所以《北史·酈道元传》就补上县名,说酈道元是“范阳涿鹿人”。范阳是个郡名,涿鹿是个县名。在两汉时代,涿鹿是上谷郡的属县;在晋代,涿鹿是广宁郡的属县;但在北魏,范阳郡下没有涿鹿县。北魏范阳郡,按《魏书·地形志》,郡下辖七县:涿、固安、范阳、茆乡、方城、容城、道。所以《魏书》的记载显然误“涿”为“涿鹿”,而《北史》则沿袭了《魏书》的错误。涿鹿县和涿县(涿州市)现在都仍存在,前者在永定——桑乾河流域,后者在拒马河流域,中间有超过海拔2000米的灵山等分水岭,稍具自然地理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再变化,两个河流的流域是变不了的。但不幸的是,这种明显的错误却一直被一些人辗转传播,直到八十年代,据我所知,还有一些专业辞书^⑤,仍在酈道元的籍贯上存在错误。

1995年初,时值元宵佳节,涿州市举行酈道元学术讨论会,市府特地派人南下接我们夫妇北上参加盛会。当时,酈道元纪念馆已在其故居所在地酈道元村奠基开工,我特将历年来有关《水经注》和酈道元研究的专著七种赠与该市,由市长亲自接受存放酈道元纪念馆中,纪念馆于这年年底落成,可惜当时我正应邀在加拿大和美国讲学,不能恭逢其盛。今酈道元村的地理位置与《春明梦余录》所记完全吻合,不过河川变化与《水经注》时代已经很不相同,村边有一条沟渠,与拒马河连通。当时酈注记载的酈亭沟水,已经完全干涸,村舍不大,坐落在一片拒马河平原之中。回首十四个世纪以前的酈氏故居,沧桑递变,令人感慨系之。

除了酈氏籍贯涿县酈亭之外,《水经注》中还有一处记及他童年随父母居住之地,卷二十六《巨洋水》经“又北过临朐县东”注: